



論語新註

二

12  
1040  
2



門口 12  
號 1040  
卷 2

論語卷之二

公冶長第五 九二十七章

子謂公冶長可長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史記公冶長字子長，齊人家，語以為魯人。萬里曰：縛曰縲，牽曰紲。蓋當天子議婚之時，長方有逮治之事也。然非其罪，則亦為人所誣，蟻耳。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王肅曰：南容，孔子弟子，不廢言見任用也。朱子曰：

居南宮名緇，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馮厚齊曰：免於刑戮，特謂其能保首領耳。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也。履軒曰：此與前章異時之事，又非一人所記。編者以類次之耳。若出一人，所記必無章首子字。按左傳昭七年，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曰：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又曰：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叔是第三子，且懿子為父後，則似敬叔為弟。朱子以敬叔為兄，不知何據。敬叔所居之官，蓋在孟氏之南，故稱南宮，或單稱南也。史記名括檀弓名緇，左傳名說，鄭玄作閱，孔子兄說者以為名孟皮，無古史可考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為取斯。史記宓不齊字子賤，家語以為魯人，包咸曰：若人若此人也。朱子曰：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朱子曰：瑚璉皆飾以玉器之貴重者。太宰春臺曰：君子不器者，言君相之德，在任用人材，此章言賢

者國家之器用言各有所當也萬里曰明堂位曰  
有虞氏之函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  
簋鄭玄曰皆黍稷也並未詳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  
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史記冉雍字仲弓註引鄭玄言魯人孔安國曰佞  
人口辭捷給數為人所憎惡也朱子曰夫子言我  
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  
為病也萬里曰禦抗禦也口給言其辨口足以給  
禦人之用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史記漆雕開字子開注鄭玄曰魯人謝顯道曰其  
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夫子所以悅之也  
葛屺瞻曰凡斯字原是虛字必承上文有所指此  
乃指仕言徂徠曰吾學之可以仕未能信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鄭玄曰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也朱子曰桴  
棧也仁齊曰子路有濟物之志而無濟物之材故  
云爾萬里曰浮海之歎假說之言耳子路豈不知

唯喜其與已耳。好勇過我，亦非賤之之言。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十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十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史記公西赤字子華，注：顛玄曰：魯人。朱子曰：十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履軒曰：賦，田賦也。兵馬租稅皆在焉。萬里曰：又問必非一日之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其孔安國曰：愈，猶勝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已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也。朱子曰：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也。與許也，萬里曰：吾與之與，如與其進也之與。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予與何誅

孔安國曰、誅責也、包咸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也、  
皇侃曰、朽壤之使之平也、萬里曰、物但速以為畫、  
寢晝日在內寢燕息也、寢字虛用、然不必睡寐也、  
糞土地面黑土能生物者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孔安國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也、  
胡氏曰、此與前章非一日之言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之

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為得剛

萬里曰、史記申崇字周、注魯人、據夫子枨也之言、與回賜無異、其言或可信也、慾俗字、宜作欲、孟公綽之不欲、正與是相反、已多所欲、不能不曲意從人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履軒曰、子貢蓋侍坐、與諸弟子語、而有此言也、非對孔子說之、賜也二字、可見萬里曰、此子貢以仁

自居故夫子抑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朱子曰是子貢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萬里曰文如孔文縢何以謂之文之文章如狂簡斐然成章之章詩書執禮之說是文章也性者人所受於天之性也天道教之所由興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履軒曰凡人所篤好者既得一事未及為又得一事則心意忙急不免煩懣故每得一事輒恐有取

聞好之至也子路於道亦然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仲叔圍蘇子瞻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譏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朱子曰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萬里曰文者道之別名古以為

重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孔安國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履軒曰義謂擇可勞而勞之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周生烈曰齊大夫晏姓平諡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藏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包咸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龜出蔡地因以為

名焉節者柳也刺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為藻文言其奢侈也邢昺曰節謂刺鏤柱頭為斗拱梲謂梁上短柱也張子厚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也朱子曰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之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但徠曰居如居貨之居藏之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子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一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  
白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邢昺曰古者四馬共駕一車因謂四匹為乘十乘  
四十匹朱子曰令尹官名楚上鄉子文姓闞名穀  
於菟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  
齊大夫名須無違去也徂徠曰文子之潔身而去  
亂制行雖高止於淑身而已故孔子未與其仁也  
東涯曰子文不以得喪動其心必以舊例告之新  
任可謂盡其心矣然未見其德之博及物之效故  
夫子與其忠而不與其仁也萬里曰舊令尹先子

文為令尹者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  
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  
子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

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伊川曰能思為  
善矣然至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高中  
玄曰聖人之教人因人而施由也兼人則教以有  
父兄在求也退則教以聞斯行之季文子謹慎不  
患不思而患多思故矯之如此非謂人皆不可三  
思也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馬融曰武子衛大夫寧俞葛屺瞻曰武子事成公  
時當其君臣相安國家無事便是有道當其君臣  
相訟流離在外便是邦無道有道則知乃影起無  
道則愚其知可及亦是影起愚不可及也鄭申甫  
曰武子之愚所以處艱難者委曲黜晦不自露其  
智而以愚行之故能濟事當成公與元咺訟時晉  
侯殺士榮剛鍼莊子使寧武子以智自見必為晉  
侯所忌與士榮莊子同禍矣安能保身濟君子乎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

朱子曰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小  
子指門人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然文  
貌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  
行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徐岩泉  
曰斐然成章以織錦喻其材器可觀也徂徠曰黨  
鄉黨也萬里曰志不大不足有所為志大者必不  
免簡于事是夫子所以有狂簡之言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孔安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邢昺曰舊惡  
舊時過惡也朱子曰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  
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  
將浼焉其必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人能改即  
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孔安國曰微生姓高名魯人也萬里曰釋名醯之  
多汁者曰醯荀子醯酸蚘聚焉曲禮醯醬處內是  
也微生高乞醯其鄰以與之未為不可須直以其  
事告之不然不免為矯飾不得為直也乞之若有

一為字是微生高為無過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孔安國曰匿怨而友其人心內相怨而外詐相親  
邢昺曰足恭盤辟其足以為恭也朱子曰先友鄧  
各世氏姓考曰左丘姓明名

顏淵季路侍子曰蓋各言爾志子路曰願直馬衣輕  
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

孔安國曰憾恨也無伐善不自稱己之善無施勞  
不以勞事施於人邢昺曰蓋何不也輕裘者裘以  
輕者為義也伊川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  
以勢利拘之哉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  
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至於夫子則如天地  
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  
朱子曰敵壞也萬里曰老者餘生無幾事之者要  
須安之耳朋友相依賴苟不信是與無朋友同故  
十與朋友交以信為主少者當教以成其材苟不懷  
我則教將不入故懷之以恩惠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朱子曰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也內自  
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

邢昺曰十室邑之小者也仁齋曰言美質之得場  
而好學者之甚難得也萬里曰是夫子言其所自  
得以見學之不可已也

雍也第六 九二十八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孔安國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處身肅敬臨下寬畧則可朱子曰南面者人君聽治之泣言仲弓有人君之度也春臺曰此孔子戲品題仲弓仲弓因問子桑伯子也一齋曰胡氏以為子桑伯子疑莊周所稱子桑戶恐非說苑伯子不衣冠而居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殆亦因此章而附會之耳夫子簡一字含蓄不露仲弓以己意推廣之其言極精故夫子然之萬里曰伯伯仲之伯伯子猶伊

川稱程叔子也門人侍坐者方衆故曰雍之言然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朱子曰遷移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也徂徠曰貳如貳膳之貳重也過而不改又從而文之是謂重過也清明在躬故不貳過和順積中故不遷怒萬里曰七七失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

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包咸曰十六斗曰庾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為八十斛朱子曰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徂徠曰左傳晏子言齊量釜六斗四升當本邦五升七合五勺弱庾十六斗當今一斗四升三合七勺微強五秉當今七石一斗八升五合九勺有奇萬里曰據下文為之亭明是為孔子使也度量考定以周尺為曲尺六寸九分有奇微短周尺當曲尺七寸二分許釜庾之數皆須改筭也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子

史記原憲字子思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鄭玄曰原憲魯人孔子為魯司寇以原思為家宰也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再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可益也赤荀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馮厚齋曰子華原思二節不必同時之事以類記也高中玄曰毋無通連下句讀萬里曰九十石當本邦八石

強宰祿亦當稍多是以新為宰與之以給衣裝費  
用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

史記弟子傳仲弓父賤人班固曰言士不繫於世  
類也何晏曰犂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  
也邢昺曰仲弓父賤故夫子以此譬之也朱子曰  
山川山川之神也祖徠曰用如宋公用節子於社  
之用以為牲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

伊川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仁齋曰其  
餘猶文學政事之類日月至者謂以日月自至也  
祖徠曰不違仁者依於仁也萬里曰言其心者功  
業未就功未及人不得曰仁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政  
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於從政  
乎何有

鄉季友曰達謂類悟通達益果則能斷疑定事達

則能理繁治劇。藝則能隨事。敏給故皆可以從政也。

季子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之矣。

史記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曰：魯人。孔

安國曰：費，季氏邑。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在汶上者，去之汶水上，欲北之齊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疾也。

史記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淮南子曰：伯牛癩。

邢昺曰：命，謂天命。朱子曰：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徂，徂也。亡，如亡人之亡。非死喪之義矣。冉子有疾，不可復用於世，如亡之然。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鄭玄曰：圓曰簞，方曰筥。邢昺曰：簞，竹器，食飯也。言他人見之，不堪其憂也。徂來，曰顏子不以貧窶累其心，信天命之篤也。它日孔子與賜不受命對言。



可以見其樂如伊尹耕有莘之野。宋濂曰：之道是也。履軒曰：飲即漿也。萬里曰：瓢瓢之剖開者。莊子剖之以為瓢。蓋以飄浮得名。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

孔安國曰：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朱子曰：畫者如畫地以自限。春臺曰：戰國策：兔極於前，犬廢於後。即此廢字。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朱子曰：儒學者之稱。仁齋曰：君子小人以位言。徠曰：子夏長於文學。孔子欲其所學施諸君子之事，而不欲施於小人之事也。君子之事者，謂出謀發慮，使其國治民安也。小人之事者，謂徒務籩豆之末，以供有司之役也。萬里曰：儒儒同是文務之稱。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為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孔安國曰：烏爾乎，皆辭。包咸曰：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朱子曰：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肯以自守。

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履軒曰得非謂得賢才任之也子游蓋得滅明以為參佐屬吏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左傳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孔安國曰孟之反魯大夫孟之側反字馬融曰軍後曰殿孟之反言我非敢在後拒敵也馬不前進耳邢昺曰策撻也朱子曰戰敗而還以後為功

伐矜伐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伊川曰無鮀之巧言與朝之令色難免於今世矣言必見憎惡也朱子曰祝宗廟之官鮀衛人子魚朝宋公子有美色萬里曰是必夫子有為之言今不可得考耳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履軒曰戶出家上道之戶詩三星在戶隻扇曰戶隻扇曰門於天兩戶為門人家為戶其

用一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包咸曰野如野又言鄙畧也徂徠曰文謂禮樂史  
掌文書故朝廷制度朝會聘問儀節莫不通曉而  
德行不必皆有也萬里曰彬彬有分辨貌  
子曰人之生也直固之生也幸而免

萬里曰固如學而不思則固之固言直者所以生  
之道循道而行安所遭之命莫非生道也若固於  
其道而生者是幸而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之  
也

萬里曰二舉中人言語之道宜然也中人力學有  
幣亦可以語上否則不免暗塞也上謂天道知命  
之屬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包咸曰敬鬼神而遠之敬鬼神而不黷也伊川曰  
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朱子曰是必因樊  
遲之失告上之復軒曰民人也對鬼神言義其所

宜為之義也。關生曰：仁者二字，似因下章知者仁者而衍。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萬里曰：知者流動，有似於水；仁者安靜，有似於山。皆樂觀於其類也。知者樂者，謂其遇事無凝滯，心意愉懌也。仁者壽，謂其薰然慈仁，不怨怒，自賊有壽兆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朱子曰：齊俗急功利，喜夸詡，乃伯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生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馬融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朱子曰：不觚，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履軒曰：今荆瓜者，已去皮而橫截之，其形或六稜或八稜，蓋古亦然。角卮之形似之，故以為名也。萬里曰：博古圖觚形，本圓外為稜角，或六或八，公稜則為圓，所謂破觚為圓是也。觚哉！觚哉！言凡事名實不相當，皆如此觚然。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孔安國曰：逝，往也。朱子曰：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也。徂，徠曰率，救蓋慮孔子之陷於禍，而以微言諷之也。仁者暗指孔子也。罔者使其迷惑也。君子不逆詎，故可欺也。有所守，故不可罔也。萬里曰：孔子時，仁人同字，皆一仁字。至李斯小篆，從二以別之，是宜作人字。我以言語聞，是必有為之言。與子貢伯夷、叔齊之問畧同。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徂，徠曰文，詩書禮樂也。萬里曰：約，約束也。約之以禮，約束其身，而納之於道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朱子曰：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於其小君之禮。履軒曰：夫子將出行，子路不悅，蓋有斷鞅之氣，故矢言以決之。夫君子之行，

從容不迫，不為己甚，必不如小大夫之以刻廉自喜也。一齋曰：古語辭多用「所」不二字，如「所不與崔慶者之類也」。萬里曰：「矢誓也。」盤庚出矢言，衛風永矢弗諼，胡人有折矢而誓，矢之為誓，由古或有此事而生也。否不古同字，是急遽之時，歇後語猶如言我所不合道然，厥如天而既厥，周德之厥，厥棄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萬里曰：中庸鮮下有能字，宜從是蓋脫文也。夫子之時，中庸未為至德之稱，是後人抄中庸之言，以

入論語耳，詳見中庸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孔安國曰：能近取譬於己己，所欲而施之於人。伊川曰：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顧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眾亦兼濟。

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度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朱子曰：立人謂扶持使之有以自立也，達人謂無過抑使之有達也。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東涯曰：方法也。萬里曰：若能博施濟衆，何以仁為事。聖人猶以未能為病乎。述而第七 九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朱子曰：孔子述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

自言如此，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萬里曰：老彭必謂老子，惟無史書可徵耳。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朱子曰：識知也。默而識之，不言而心解也。何有於我哉，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乃里曰：是亦夫子自道也。蓋人有知解，必欲騰諸口說，是為人之學，聖人不然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揚龜山曰申申其容舒也大大其色愉也朱子曰  
燕居閑暇無事之時徂徠曰申申大大居不容也  
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盛德之至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萬里曰甚矣吾衰也句衰衰老也夫子之志在興  
大道於衰周聖人之制作莫文於周公又當時之  
所宜遵用晝日之所思夜常夢之也及其已老時  
君亦無有能用之者周道不可後興所以有是嘆  
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朱子曰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藝則禮樂之  
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  
者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  
亦無所放矣仁齋曰據如據其地之據以為據也  
萬里曰依如衣之着身不離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邢昺曰束脩十脰脯也萬里曰束脩者初見之贄  
也以上以貴賤言執束脩以行相見之禮士之賤  
者也是章與吾無隱乎爾之意畧同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

邢昺曰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程子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也朱子曰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徂徠曰求而不得則憤求之切也啓示其端緒也萬里曰悱非同字意有所疑未得其解也蓋聖人雖論人不倦亦不欲踰等而進則必不能成其材也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何昺曰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朱子曰哭弟哭也履軒曰無服之族外姻朋友故舊聞其死亦為之哭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孔安國曰大國三軍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也徂徠曰行者行道也藏者卷而懷之也臨事而懼謂不驕也好謀者有所營為而不必任勇直遂也萬里曰行三軍行猶用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後世行師者諸葛武侯及我邦楠廷尉足以當之可以見

聖人之用心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蘧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萬里曰此言富貴有命不可營求也執鞭謂執鞭朴從尊者有過失者承命以撻之賤者之事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朱子曰齊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

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不慎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邢昺曰韶舜樂名楊升菴曰不意齊之為樂至於此也徂徠曰蓋夫子既聞韶退而習之也萬里曰為如為禮之為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子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孔安國曰夷齊讓國遠去至於飢餓故問怨邪以

讓為仁豈有怨乎鄭玄曰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  
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  
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父爭國惡行孔子以伯  
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也履軒曰為公  
聲為劉氏者左祖與此為字心同萬里曰時夫子  
在魯子路子急屬皆事衛有亂故丹有因子貢以  
問夫子為衛君之與否也為與輔相字自異曰衛  
君明其不在衛曰諾明其因子貢以問也怨如怨  
天之怨怨其不遇也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衛輒據  
國拒父其不義甚矣不幸至此唯當棄國而亡耳

子貢之意亦如此故舉夷齊為問夫子言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則其不為衛君可知已矣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朱子曰疏食麩飯也徂徠曰不義而富且貴如浮  
雲之無根倏得而倏失之也萬里曰古以漿為飲  
貧者即飲水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皇侃曰孔子用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萬里曰加  
益也易之為書明一氣消息之數君子法之以動

故曰可以無大過矣曰大過謙辭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朱子曰雅常也仁齊曰子所雅言詩書絕履軒曰執禮謂人坐起進退所執行者若曲禮內則諸篇是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邢昺曰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楚子僭稱王故縣尹皆僭稱公也朱子曰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祖自言其好學之篤也子

路不對者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言者也仁齊曰云爾者無他之辭履軒曰不自覺老之及也萬里曰葉公生於荆楚僻陋未學先王之道而其材頗過人自以為賢智往往與道背馳其父攘羊其子證之以為直躬亦可以見矣故夫子自言其好學之篤以明人之不可無學也子路之不對豈亦有不慊於其人手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萬里曰此雖夫子謙辭亦謂學之不可以不力也子不語怪力亂神

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真盪舟烏獲攀十鈞之屬亂詔臣殺君子弑父之屬履軒曰神詔降妖作災憑人託夢凡神異之事萬里曰是四者皆非所以爲教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何晏曰言擇善從之不善改之無常師也朱子曰三人同行其一我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桓

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有此語萬里曰言天生有德之人正於我身以教化一世桓魋而得害之是無天命必不然也委天立命亦所以解門人之懼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包咸曰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愚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曉之但徠曰予爾詔助辭孟子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與之同萬里曰爾與然畧同止此無

他之義共猶同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萬里曰文詩書禮樂也文行以正其外忠信以治其內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凶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朱子曰後子曰疑是衍文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善人有恒者以質言履軒曰亡而以下指世久不能守其常也亡有以財言虛盈以能言約泰

以居處言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孔安國曰釣一竿釣也宿宿鳥也朱子曰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徂徠曰綱不他見綱字誤萬里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未嘗為奇絕難行之事釣獨取貪餌者也綱則盡蔽取之弋出禽之不意者也射宿則已甚皆聖人之所不為也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朱子曰識記也萬里曰不知而作如揚墨諸子不

由先王之道立論偏僻者皆是也。多見而識之知  
之次也。雖是謙辭亦深戒不知而作者之為妄也。  
多見而識之五字疑當在多聞之上。於文為順。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  
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索也不保其往也。

鄭玄曰互鄉鄉名朱子曰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  
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萬里曰進如先進之  
進人潔己以下重自註上意故以唯何甚往將來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萬里曰乎哉疑辭下句釋其不遠也欲仁猶求仁  
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  
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  
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  
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史記巫馬施字子旗鄭玄以為魯人孔安國曰魯  
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孟姬諱曰  
孟子邢昺曰左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  
預曰陳楚名司冠為司敗也吳氏曰昭公魯之先

君也司敗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  
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  
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  
為万世之法矣朱子曰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  
之節當時以為禮知揖揖而進之也謂之吳孟子  
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萬里曰是蓋夫子行  
見陳司敗時之言也退退出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也朱子曰反  
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萬里曰

與人歌與人同歌也善謂音節之巧勝己是言聖  
人樂善好學無矜伐之心也

子曰文莫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朱子曰躬行君子躬行君子之德也未之有得吾  
未能有得也萬里曰也決辭乎疑辭文莫吾猶人  
也語氣急與也下有乎字者同莫無通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論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晁詵之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  
辭之朱子曰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萬里曰唯如言



唯是一事然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

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包咸曰禱謂禱於鬼神也朱子曰誅者哀死而述

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履軒曰

有諸拒之也夫子不欲禱因問其事之有無即不

屑為之也先王之不禁禱亦從人情也故衆人為

之不足非至於子路欲為孔子禱則近于惑蓋平

素宣畏天命不敢違其所受之道禱孰大焉故曰

丘之禱久矣萬里曰有諸言有此禮乎否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履軒曰孫遜之本字不孫即誇己之富而蔑視他

人也固鄙陋也

子曰君子恒蕩蕩小人長戚戚

鄭玄曰蕩蕩寬廣貌戚戚憂懼貌祖徠曰君子知

命故坦蕩蕩小人不知命故長戚戚一齋曰坦字

疑當作恒以字形相似誤也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祖徠曰温而厲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是也威而

不猛望之儼然也

泰伯第八凡二十二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朱子曰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有剪鬻之志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泰伯知之大王有疾托採藥與仲雍逃之荊蠻太王歿而不反季歷遂立履軒曰史記大姜生少子季歷孔穎達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歷太伯別母大姜雖詠於詩未有稱有德懿行者則其為人不可得而知也或恐有未免放縱毋通套者也三讓之數

今無所考詩皇矣篇文王之生分明在於太伯讓國之後而先儒皆信聖瑞之說故詩失其解萬里曰太王肇基王迹及文武終有天下然當時實未有天下故不曰讓天下曰以天下讓謂其所讓之大也洞仙先生以為泰伯或有申生之禍孟子亦謂太王好色其言雖止引詩為證古或有此說也夏父子之變以申生之恭不免陷其父於不義泰伯獨鴻飛冥冥民尚無得而稱其德焉併其父之惡泯然不聞此其所以為至德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

朱子曰絞急切也萬里曰勞勞辭也蕙思同多顧慮也亂為亂也四者皆天資之美者然不以禮文之則不能無辭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萬里曰吳越以為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得之但以為曾子言則無耳左傳趙孟其言也偷偷苟且也自有薄意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已常戒懼也鄭玄曰啓問也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也邢昺曰詩小雅小旻之篇戰戰恐懼貌兢兢戒貌朱子曰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但徠曰兔兔於形裁謂全而還之也萬里曰而今猶如今也夫語

助辭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武伯之子顛玄曰  
動容貌能濟濟瞻瞻則人不敬暴慢之正顏色能  
矜莊儼慄則人信之也朱子曰言自言也鳥畏死  
故鳴哀是曾子之謙辭仁齋曰鳥獸生而無義  
故其將死鳴必哀人將死氣消欲息故其言必善  
徂來曰氣如發氣盈容盛氣填實鄙倍者人鄙之  
背之也萬里曰鳥之將死謂其為人所執抗殺之  
之時也有司之有知有衆之有

曾子曰能以問於不能以多問放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包咸曰犯而不校言見侵犯不校朱子曰校計校  
也友馬氏以為瀕淵是也徂來曰多者多聞也寡  
者寡聞也有無以能言實虛以學言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朱子曰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  
然也萬里曰周六尺當本邦四尺三寸餘謂十四  
五歲童子命命令也大節猶大事謂死生存亡之  
地也不可棄不可移奪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祖徠曰弘謂規模宏遠也毅謂有強力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履軒曰禮者人行之規矩學於此所以定其行也故曰立於禮也力里曰詩歌詠之言歌詠由人心之感而生者故能使人心感發興起莫如詩之速樂以發和故成德必須樂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伊川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

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包咸曰好勇之人而疾已貧者必將為亂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

子曰如凋有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孔安國曰周公周公且萬里曰驕驕者謂誇已富貴吝謂吝于改過見善不從也吝之為言從文而生謂文過也文王未有天下不及有制作周代禮樂文物之美皆出周公之為周禘之於天文指南

車之於技巧及雅頌數篇亦非後世文人所能庶  
幾亦可以見其才也

子曰三年學至於穀不易得也

朱子曰穀祿也萬里曰不至於穀其志不至於祿  
言遠大也

子曰萬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  
富且貴焉耻也

朱子曰君子見危授命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  
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紀綱<sup>紊</sup>矣故潔其身而

去之祖徠曰信信道也萬里曰善如自善之善言  
其道善之篤守死不去也守如守城之守雖死固

守不去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祖徠曰謀有所營為也

子曰師摯之始闕雅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鄭玄曰摯魯大師之名朱子曰洋洋義盛意萬里  
曰始者任職理樂之始也祖徠曰亂聲謂名周道  
既衰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師摯正之而闕  
雅之亂最義盛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也。宜謹  
愿，但徠曰：書顧命在後之侗。莊子侗乎其識，侗同  
通，不能有所異同也。萬里曰：慳，久與子罕篇空空  
同，無知貌。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仁齋曰：為學者當如追亡之不能及，猶恐失之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朱子曰：巍巍，高大之貌。履軒曰：與，如與有力之與，  
不與無矜伐之至，如於我事與于游者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  
文章也。

朱子曰：其德之廣遠，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煥，乎光明之貌。履軒曰：蕩蕩，廣遠之貌。萬里曰：下  
巍，巍讚堯切業也。文章，謂禮樂文物也。章，下疑脫  
一也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  
曰：才難，其不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  
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

至德也己矣

孔安國曰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馬融曰亂治也  
朱子曰才難古語萬里曰才難賢才難得也按大  
誥民獻十夫君夷造邦由哲亦惟十人在氏所引  
逸書亦有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語十人今皆不  
可考也馬融以為十人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  
公榮公太顛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  
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唐虞之際於斯  
為盛上下似有脫文有婦人為九人而已正舉武  
王事三分天有下其二以下即文王事文理不屬蓋  
亦有脫誤也

子曰焉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義于黻冕界宮室而盡力于溝洫禹吾無間然  
矣

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包咸曰方里為井  
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  
深八尺馬融曰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朱子曰間罅  
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黻蔽膝也以韋為  
之冕冠也方里曰然語助辭與焉畧同如由也不  
得其免然正是焉字非草粗也溝洫蓋指禹治水



士而言周四尺當今二尺八寸八分八厘當今五尺七寸六分

子罕第九凡三十一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伊川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少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詔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子執射子吾執御矣

鄭玄曰達巷黨名朱子曰執專執也萬里曰據危傳射將事御副貳之事但此右為貴耳達巷黨人

蓋以孔子為聖人然意在言外不直言其所以然故孔子承以執射子執御子之言也執御子執射子疑而與人謀之辭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子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孔安國曰冕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儉也王肅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朱子曰儉省約也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用絲則易成故從儉也履軒曰尚書顧命王麻冕黻裳

鄉士弁君麻冕蟻裳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形裳  
夫王至大宗冕豈無等級乎蓋冕隨裳而變故不  
別稱其名諸冕皆以麻衣板故通稱為麻冕耳與  
單言冕無異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朱子曰絕無之盡者必期必也固執滯也仁齋曰  
毋無通萬里曰意意度也我物我對立也此章語  
聖人之行唯義所在從容中道不動聲色之妙也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子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知予何

孔安國曰文王已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  
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  
朱子曰史記云陽布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  
匡人圍之文者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  
謙辭祖徠曰此章之意所重在文王之道天未欲  
喪文王之道孔子被害則文王之道喪故知匡人  
不能害我也春臺曰畏者有可畏之事也萬里曰  
夫子言此者以安門人從者使無畏懼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  
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  
吾不試，故藝。

孔安國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玄曰：  
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邢昺曰：家語琴牢，字子開。  
一字張。朱子曰：縱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將  
聖者謙，若不敢知之辭。萬里曰：太宰，怪夫子之多  
能，以為聖人。夫子自認多能，故曰：大宰知我乎？鄙  
事，鄙人之事也。學之道，先立其大者。君子不必侍  
多能也。編者并舉牢言，以見夫子多能之故，不必

鄙事也

子曰：吾有知，子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朱子曰：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  
不敢不盡耳。兩端，猶言兩頭。履軒曰：琴瑟寫物者，  
敲其底以盡其餘也。此借以為喻也。萬里曰：把所  
問，叩其兩端，使竭言盡推其所問之意，答之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邢昺曰：此章孔子傷時無明君也。履軒曰：鳳鳥之  
為瑞與否，弗議可也。夫子亦沿流傳之言，以為言。

耳萬里曰左傳剡子曰吾高祖少皞之玄也鳳鳥  
適至近世為和蘭崇者以鳳為印度雞蓋當時外  
國以為貢也河圖履軒書傳以為地圖得之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

朱子曰齊衰喪服尹氏曰瞽者不欺其不見也履  
軒曰冕衣裳冕服也上見會見也下見望見其來  
也喪者敬其居大車冕服敬其盛張執禮

顏淵喟然曰嘆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夫子循々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詩書之藝禮亦  
在其中之與禮  
對言則  
何晏曰喟嘆聲循々次序顏侯氏曰約我以禮克  
已復禮也徂徠曰此嘆孔子之不可及也文本指  
禮特謂守諸已者如有所立卓爾見孔子所立也  
萬里曰仰之彌高規模高大也鑽之彌堅其德深  
厚也在前在後好固我意必也博我以文所謂其  
餘日月至者是也如謙辭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  
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  
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

子死於葬路乎

孔安國曰少差日間鄭玄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邢昺曰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無臣而為有臣是欺天也萬里曰子路剛果其作事有過中者未免於失正故曰久矣哉權教之徒所以尊其師皆子路之類也子路之為實出尊其師未可甚非然自聖人觀之終不免矯誣是以有欺天之責也無寧下有子字與寧同義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馬融曰韞韞也沽賣也履軒曰韞韞也崔駰達旨蔡邕釋誨並言韞櫝六經陳孔璋悼龜賦既櫝在韞萬里曰善賈善價者以喻薦己者也下賈賈人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馬融曰君子所居則化萬里曰畎夷淮夷徐夷萊夷類是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邢昺曰左傳魯哀公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

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預曰：於是自衛及魯正樂是也。徂徠曰：詩風雅頌唯雅頌。播諸樂風唯二南與頌同。幽風有雅頌。其他徒歌。此言雅頌各得其時。則雅頌之聲或混。孔子正之。而後各得其所也。履軒曰：道已不得行。欲傳之後世。故及魯把禮樂一。整頓耳。

子曰：出則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萬里曰：喜善事也。不為酒困。不以酒故困頓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包咸曰：逝往也。往也者皆如斯川之流。履軒曰：逝者專以歲月光陰而言。亦勉人及時進學也。此章與山梁雌雉皆夫子因觀物之感而發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徂徠曰：德有德之人也。乃里曰：衛靈公篇再出。上有己矣字。為是。是誠有為之言。然史記所言不可信。或因見南子事附會也。若使果有此事。夫子之去衛必不待問。

陳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包咸曰簣土籠也一齋曰平地謂汚者填之使平也萬里曰荀子平地如一水就濕也與是平地同子曰語之而不悟者其面也與

何晏曰顏子解故語之不悟徂徠曰此下五章以類錄之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邢昺曰以顏子早死孔子於後嘆息之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朱子曰穀吐華曰秀

子曰後生可畏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邢昺曰年少之人足以積學成德誠可畏也安知將來者之不如我今日也將至四五十而令德無聞雖欲強學終無成德故不足畏也朱子曰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

已矣

朱子曰巽與者婉而尊之也。法言之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己巽言無所求忤故必悅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萬里曰法詔所以為法之語也與如吾與點之與。

子曰主忠信。如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朱子曰重出而述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取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緼。臬著也。履。軒曰狐貉之厚以居。此亦與貉並稱。是黃毛之裘。非千金狐白之類。萬里曰。唐古都北方。禦寒尚裘。賤者不能得。以布袍臬著代之。

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馬融曰臧善也。邢昺曰佞害也。此詩衛風雄雉之篇。但來曰是宜別為一章。編者以類記之也。子路誦此詩。而孔子抑之。孔子之於子路。或稱或抑。所



以成其材也。故聯而記之也。是道也。指詩而言。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之道同。萬里曰。蓋常人之於富貴。剛有收之。懦者求之。已不收。唐何不臧之。有以臧以自臧也。

子曰。歲寒然後松柏之後凋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知也。湛甘泉曰。後凋不凋也。履軒曰。春秋傳稱人之善。往以言後亡。與此同義。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邢昺曰。知者明事。故不惑。仁者知命。故不憂。勇者果敢。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伊川曰。可與權。詔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東涯曰。權者法馬也。履軒曰。可與學。趣向不相乖也。適道。詔由君子之道而行焉。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思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何晏曰。此逸詩也。朱子曰。偏。晉書作。翩。言華之搖。

動也而詔助也此於六義屬此履軒曰唐棣與常  
棣一類常棣或作棠棣唐常棠音相近或是一物  
也反相乖反也梨棣海棠之類花莖長軟而二三  
相麗唐棣蓋亦然花着枝下者兩三相連而下垂  
所謂萼不暉是也其著樹上者一竦向彼一垂  
向此所謂偏其反是也莖出一處兩花之向背相  
反以踰已與人本在一處今遠相離異也以遠相  
棄不思想也以譬自畫不力者

鄉黨第十凡十七章

萬里曰此篇記聖人容色言動以終上論分

為十七章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  
便便言唯謹爾

萬里曰鄉鄉村也黨人民聚居者恂恂同字元由  
旬字生恂恂温恭有序之貌便便辨明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  
在踧踖如也與小如也

孔安國曰侃侃和樂之貌朱子曰是君未見朝時  
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張子曰與卜不忘向君之  
貌徂徠曰下大夫孔子儕輩也故和樂上大夫為

卿當稟事故問、如也萬里曰問、言語不放恣  
之貌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取與立左右手衣  
前後澹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孔安國曰勃如變色貌包咸曰躩如盤辟貌鄭玄  
曰左右手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邢  
昺曰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  
介主副曰擯翼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好鳥舒翼也  
朱子曰澹整貌履軒曰不顧謂其順適無憾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

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  
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如也沒  
階趨翼如也復其位敬階如也

孔安國曰闕門限衣下曰齊攝齊者樞衣也沒盡  
也皇侃曰門中央有闌以訣門兩扇之交處也門  
左右捷邊各豎一木名之為棖以禦車過恐觸門  
也陵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邢昺曰  
中門謂當棖闌之中央君出入處也位君之虛位  
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所謂宁也一等等一級  
也朱子曰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闕言

似不足不敢肆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跌之而傾失容也。逞放也。履軒曰：立未出入之頃，立不中為闕生曰：躬窮古通用。萬里曰：鞠躬身背曲也。鞠躬不放縱之貌。

執主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投，勃如戰色，足縮踣，有如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如也。

鄭玄曰：有循舉前曳踵行。朱子曰：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履軒曰：戰色謂顏色戰栗也。魯聘齊，晉諸國大抵使

三桓。按左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孔子非卿，必不得奉使于齊。晉其必在附庸小國而已。春秋不書亦宜矣。萬里曰：高如揖，人下如投物，皆謂意在去，非謂高低之則也。

君子不以緝緇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安國曰：緝者，齊服盛色，以為飾。緇者，三年練以

飾衣也。飾者以為領袖緣也。私家裘長，主溫短，右  
袂便作事，去除也。喪主素，吉主玄。吉月月朔也。朝  
服弁服。朱子曰：緝，深青揚赤色。緹，絳色。狐貉，毛深  
私居取其適體。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  
皆佩也。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  
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  
有旁殺矣。但徠曰：居燕居也。履軒曰：檀弓，練衣，練  
緣。古註誤以緇為緹。一入曰緹，二入曰緇，三入曰  
纁，五入曰緹，七入曰緇。是緇與緹有淺深而已，非  
有大異。或古今之小異，記者之得失，不當以文異

而生別解。大抵齊服用緝，飾喪服用緹，飾並中衣  
也。緇，黑色帶赤。裘用羔，皮非羔，盡黑色也。羔，羊  
子也。萬里曰：言君子宜如此。孔子亦然也。紅紫太  
艷麗，故平居不服也。朝服之服，有時王之制，不侍  
言也。衿，畫文也。是葛衣有文者，精曰絺，麤曰綌，皆  
葛布也。暑月或着絺，綌必加上衣，裼使絺綌而露  
出也。表加上衣也。為其形之見而褻也。緇，板素衣  
黃衣，並款其表衣，與裘色相稱也。本邦鹿子，填黑  
有白文，如白鹿，至難得也。長如字。  
齊必有羽衣，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齊必變食，居

必遷坐

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遷坐易常處也伊川曰必有寢衣二句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朱子曰寢食謂不飲酒不茹葷萬里曰明如明水明堂之明明潔也齊必更衣不服常服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饘而餲魚餒而辟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誣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出<sup>食</sup>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

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孔安國曰失飪失生熟之節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也郭璞曰餲飯穢臭也餒魚爛也馬融曰不得其醬醬魚膾非茲醬不食之類也邢昺曰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沽賣也玉藻曰瓜祭上環朱子曰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割正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之類是也酒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古人飲食每種必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仁齋曰

出三日不食之恐傷人也。徂徠曰：已撤獨留薑食之，蓋夫子所嗜也，而不多食，所以為君子也。舉必包他菓也。履軒曰：食尚精，膾尚細，弗禁精細之過耳。萬里曰：饘飯敗壞成一團也，不時非其時者，如石崇冬日韭蒸也，是食氣飯食之氣也。市肆所賣也，酒脯取於市，長偷情又有不精潔之嫌，所以不食也。不出三日，不使出三日，不褻鬼神之餘也。詔談也，言與人交言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

孔安國曰：儻，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立於廟之阼階。邢昺曰：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朱子曰：六十杖於鄉，徂徠曰：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唯杖者是視。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孔安國曰：拜送使者，敬也。范氏曰：凡人賜食必嘗而拜之，藥未達則不敢嘗，嫌虛人之賜，故告之如

此也。

廐焚子退曰：傷人乎，不問焉。

邢昺曰廐孔子家廐也萬里曰退朝初聞之時唯恐傷人故未暇及馬之傷馬之傷與否有主者當以告耳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孔安國曰既嘗之乃以頌賜薦薦其先祖也朱子曰君祭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病卧不能着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故加朝服於身引大帶於上也履軒曰熟食君之飯餘故不以薦也賜生畜之不敢輕用君之惠也駕謂駕馬於車也

入太廟每事問

仁齋曰此篇本係夫子平生之行事故此一節雖嘗備記之於此又錄之非重出此主孔子細行取以不載自辨之言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徂徠曰祭肉拜者敬神也履軒曰死無歸者孔子每曰於我殯而已非必取而殯之也或曰拜往拜



之也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  
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  
作迅雷風烈必變

孔安國曰狎素親狎也凶服送死之衣物作起也  
周生烈曰貌謂禮貌朱子曰褻謂燕見記曰若有  
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徂  
徂曰曲禮曰坐如尸鄭注視貌正言在內寢坐不  
必如尸也正與居不容一類故此連言耳萬里曰  
容修容儀也式軾同式負版者言山服雖賤者亦

式之是自注之辭負版築者賤隸也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盛意也雷風必變者敬天變也

升車必正立執綬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邢昺曰內顧迴視也朱子曰禮曰顧不過轂三者  
失容且惑人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  
之三嗅而作

馬融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周生烈曰回翔詳視  
而後下朱子曰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  
此徂徂曰共拱同向也萬里曰色斯舉矣翔而後

集是咏他禽之詩雉不能回翔也夫子出遊偶見  
山梁有雌雉因攀是詩時是通是哉是哉言雉亦  
正如此也然疑有脫誤也噢許又反雌雉驚覺之  
聲也

論語卷之二

